

五四时期毛泽东的青年工作路径探析

■ 王欣媛 史为磊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9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就非常重视与青年接触,积极开展青年工作,注重引领和教育青年,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青年骨干人才。他创建革命团体,在青年中传播革命思想;创办进步刊物,扩大宣传效果;批判错误思想,引导青年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展党团工作,培养发展青年骨干;充分利用学堂教育,提升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五四时期的青年工作经历,使毛泽东充分认识到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为日后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和实践基础,对于新时代做好党的青年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 青年工作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0.03.007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接续奋斗,谱写了青年运动的壮丽诗篇。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非常重视与青年接触,积极开展青年工作。他团结革命青年,创建革命团体,创办进步刊物,批判错误思潮,开展党团工作,创办新型青年自修大学,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青年骨干人才。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段革命经历,体现了他对青年的重视、关怀和信任,为他日后进一步关心青年、开展青年工作和形成系统的青年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这对于新时代做好党的青年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创建革命团体,传播革命思想

五四前后,青年毛泽东苦学励志探求救国救民真理,接受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团结和组织先进青年,领导学生爱国运动,维护青年学生利益,激发青年的革命思想。早在1915年秋,毛泽东就有创建新民学会的念头。据萧子升回忆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常和毛泽东谈论古今中外和个人前途问题,有一次,毛泽东激动地对他讲,“要改造中国,“要把很多人结集

收稿日期:2020-03-13

作者简介:王欣媛,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经验;

史为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问题探讨”(课题编号:BJSZ2018ZC7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起来,规划出一个共同信奉的坚定理想,建立一个社团,而且一定要有规章。”^[1]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13人一起出席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邹鼎丞起草的学会章程,章程规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以“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为纪律守则^[2],要求会员生活严肃、思想进步、有为国家民族做事业的远大志向^[3]。学会每周或半月开一次会,研究学术,讨论国事问题。一年后新民学会的成员超过70人,他们大多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4]。会员们都追求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致力于“改造中国和世界”。毛泽东和青年会友们相互砥砺、共同进步,使新民学会从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社团,逐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

1920年夏,毛泽东回湘后,继续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办了文化书社。7月31日,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指出,现在全中国全世界还没有新文化,“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里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他希望能够“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怀着这种美好的愿望,毛泽东同何叔衡、彭璜等人联合各界知名人士,共同集资创办了文化书社。8月2日,在楚怡小学召开成立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宗旨”^[5]。文化书社公开发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使“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到1920年10月末,在很短的时间内,书社已经进了164种书,包括达尔文、克鲁泡特金的主要中译本,还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宣传册《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邵飘萍的《新俄国之研究》,书店还经营45种杂志和3种报纸,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社会主义者刊行的《新青年》《劳动界》《少年中国》《劳工》《劳工潮》等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6]。通过经营文化书社,毛泽东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用先进思想武装青年,引导青年投身革命事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文化书社的革命书刊及时送到学校,特别是有毛泽东的直接领导,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学校始终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7]。许多学生争相订阅马克思主义刊物,并通过读书会、讨论、演讲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文化书社除了销售书报外,还专门设立了书报阅览处,以供那些贫穷的青年工人、学生和市民学习^[8]。借此,毛泽东大力推动湖南人民的启蒙事业,为“满脑子饥荒”的青年提供新思想新文化。作为“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的团体”^[9],文化书社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为当时湖南省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和外地同志联系的联络点,也是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10]。

在文化书社创办之后,毛泽东与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联络社会知名人士,着手筹建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俄罗斯研究会系统地研究并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研究会的主要目标是对正在苏俄发生的十月革命进行个别的和集体的研究,出版有关苏维埃俄国的研究成果和政论文章。研究会还制定了一个赴苏俄勤工俭学计划,为有意去莫斯科留学的青年学生开办一个俄语班^[11]。

通过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组织引导会员和一些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影响,把青年引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从而为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创办进步刊物,扩大宣传效果

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不仅经历着还指引着五四运动对于湖南的影响^[12]。为了加强马克

思主义在湖南学生运动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宣传效果,提高青年学生的革命思想觉悟,毛泽东向湖南学生联合会提议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被聘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用全部精力去创办《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面世。这份杂志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毛泽东用热情洋溢的语言写道“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13]。毛泽东撰写了《创刊宣言》并指出,“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14]。也是在这期杂志里,毛泽东第一次发表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篇短评,号召中国民众研究学习俄国革命经验。1919年7-8月,毛泽东以《民众的大联合》为标题,先后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发表3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向青年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号召青年追求“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以一种豪迈的气魄引导青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推翻腐朽黑暗的反动社会,号召青年“总要拼命的向前”,向“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前进^[15]。《湘江评论》第一期创刊号2000份一天之内售罄,后来每期印5000份。这在当时湖南出版界,堪称是巨大的销售量^[16]。《湘江评论》发行后深受青年人喜爱,他们争相传阅,先睹为快,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四川等地的青年学生,也都纷纷来函要求订阅。回忆起当年阅读《湘江评论》时的情景,萧劲光将军感慨地说“当时,我和任弼时同志正在长沙读书,看了主席的《湘江评论》,可以说都深受影响,正是在他的思想指引下,我们这些青年才开始有了革命的觉悟。”^[17]

《湘江评论》第三、四期出版后,各校学生踊跃投稿,都想在此发表言论。学生联合会也积极响应,组织会员进行宣传推广。《湘江评论》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高涨,同时,湖南各界联合会等组织相继成立,从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这种迅猛的形势触动了反动当局。8月18日,湖南督军张敬尧悍然查封了《湘江评论》,同时下令取缔学生联合会,逮捕游行示威的学生。毛泽东毫不畏惧,受邀担任了长沙另一份学生周刊《新湖南》的主编。毛泽东对刊物进行改版,在新版宣言中写道“本刊宗旨: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18]据周世钊回忆“改版后的《新湖南》,无论形式与内容,都与前几期迥然不同。大家看了耳目一新,认为《湘江评论》又复活了。”^[19]不出所料,张敬尧不久又加以查封。于是,毛泽东就在长沙的《大公报》发表文章,痛斥旧社会,宣传新思想。面对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毛泽东联合青年学生,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了“驱张运动”。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进京请愿,以期寻求有影响力的湖南人的支持,以便驱逐张敬尧。1920年7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驱张”斗争以胜利而告终。

三、批判错误思想 坚定信仰信念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嚣尘上,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同马克思主义争夺青年。鉴于此,毛泽东继续坚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组织青年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武装青年,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考察、培养青年,引导青年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五四运动后期,越来越多的青年在众多社会思潮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斗争中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正当毛泽东在湖南大力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时,杜威、罗素、张东荪等先后应谭廷闿、赵恒惕政府之请,到湖南讲演。杜威在长沙大肆宣扬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罗素极力反对阶级斗争,张东荪竭力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们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0]。毛泽东专门组织了青年骨干就这些人的观点展开讨论,批驳了他们的错误思想。毛泽东

还以通信的方式参加了在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中进行的社会主义辩论。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一封信中,批评了1920年罗素在长沙的演说,驳斥了罗素的改良主义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2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在思想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以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相当流行的。湖南亦如此,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之前,无政府主义就已经在湖南得到广泛传播,一些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也随之增多起来。这在工人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湖南工人运动中,也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小团体。1920年11月,由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的湖南劳工会,就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22]。为了争取湖南劳工会的支持,肃清无政府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毛泽东专程前来做黄爱、庞人铨的思想工作。毛泽东是在1919年“驱张运动”中认识庞人铨的,知道他是个纯洁的爱国青年,但遗憾的是,他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对开展工人运动并无热情。黄爱在天津读书时,参加了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他表现得十分坚决^[23]。毛泽东据此判断黄爱、庞人铨两人都是热血爱国青年,都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于是,毛泽东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对他们进行循循善诱的教育和引导,说服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黄爱、庞人铨最终在毛泽东的教育引导下,被争取了过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并于1921年底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还积极响应毛泽东关于青年团员与进步青年要深入工农群众的指示,投身于工人罢工的革命运动。

四、开展党团工作 培养青年骨干

毛泽东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不仅通过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湘江评论》等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为新民学会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使其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这就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夯实了基础。毛泽东在筹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还大力开展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为革命事业输送青年骨干人才。

1919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便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0年10月,毛泽东接到北京和上海的同志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立即筹划建团工作^[24]。11月,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来信,接受正式筹建共产党组织的委托。毛泽东率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6人,立即在建党文件上签名立誓,并根据陈独秀、李大钊的嘱托,创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中旬,毛泽东致信建团工作骨干、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随信寄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10份,宗旨在于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信中委托张文亮为发展团员“代觅同志”。11月21日,会见张文亮,告以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青年团的发展“宜注重找真同志”。12月中旬,复信张文亮,嘱托张文亮“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做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12月16日,毛泽东再到张文亮处,商讨召开青年团成立会问题^[25]。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支部于1921年1月13日正式成立,毛泽东出任团书记。

1921年元旦,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指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6]。毛泽东积极引导、说服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最终,与会者大都同意应当采取俄国模式的社会主义,18位与会者中有12位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毛泽东认为,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都参加了革命斗争,有决心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而奋斗,因而,许多青年会员都可以加入青年团,成为青年骨干。新民学会的活动已为党培养了大批忠实于革命事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他们聚集在毛泽东周围,实际上形成了共产主义小组。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

省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 赴上海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大会闭幕后 毛泽东返回湖南 着手开展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8月中旬 毛泽东和何叔衡、易礼容多次商量在湖南成立共产党支部的问题^[27]。10月10日 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在长沙建立 毛泽东任支部书记。湖南党支部建立后 毛泽东着手在长沙发展党员 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他首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慎重地、个别地吸收最先进的分子入党 同时 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湖南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40多人 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小组^[28]。

毛泽东首先从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成员中 寻觅并吸收先进青年入团 同时还非常注重从船山中学的青年学生中发展团员和党员。1919年春 华容青年吴芳当选为船山学校校友会会长 他积极参加了湖南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8月 他参加了俄罗斯研究会 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界》撰稿。10月 毛泽东介绍吴芳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吴芳从船山学校毕业后不久 赴苏俄学习 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 并于1925年春回国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1925年9月 他出任浦口地委书记兼组织委员 开始了党的领导干部生涯^[29]。

毛泽东十分重视培养和吸收进步青年入团、入党。他经常深入工农群众 关心工人的生活和工作 了解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 参观工人夜校 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初 毛泽东等人来到安源 在修理车间找到了由黄爱人和庞人铨介绍的李涤生、周镜泉、杨连秋等4名青年工人 并参观了八方井、洗煤台、炼焦炉。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家庭、工资和子女教育等状况 并深入浅出地向工友们讲述革命理论。4名青年工人备受鼓舞 并诉说了自己和矿友们的苦难生活。毛泽东激励他们说“煤是资本家挖的吗？火车是资本家开的吗？是我们。他们住的洋房是哪个修的？是我们。”^[30]“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的主人翁。但工人要当家做主 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 解除压迫和剥削。”^[31]1923年春 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一部分先进青年工人在毛泽东的影响下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提高了思想觉悟 踊跃加入了团组织。

五、用好学堂教育 提升理论水平

为了适应革命新形势 建立学习宣传革命思想的公开场合 毛泽东在抓紧党团建设工作的同时 非常注重以学堂为基地 并与何叔衡一起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加强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帮助他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五四时期 毛泽东在青年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学堂教育。创办自修大学是青年毛泽东的夙愿 他多次提到要创办自修大学。1920年3月14日 毛泽东在致周士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可以邀合同志 租一所房子 办一个自修大学。”^[32]1921年8月中旬 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 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 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33] 是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青年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阐明了学校宗旨“发明真理 造就人才”。他起草《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陈述了旧式书院和现代学校的利弊 指出自修大学应具有与众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体现“现代学校的优点” 是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在自修大学 学生可以到学校来研究 也可以在自家里研究 “自己看书 自己思索” “共同讨论 共同研究” 辅之以教师指导^[34]；学生不但要修学 还要积极向上 养成健全的人格 改变不良的习惯 为革新社会做准备。毛泽东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并明确写道“我们极愿意得到许多有志的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 我们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

问。”^[35] 学生要一边学习,一边从事生产劳动,“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36]。

1921年9月,自修大学正式开学,第一期招收了24名学生^[37]。1922年9月,为了满足失学、有志向的青年继续升学的要求,毛泽东、何叔衡开办了自修大学的附设补习学校。何叔衡任主事,毛泽东任指导主任,夏明翰任教务主任。补习学校公开招生,本期招收学生120多人^[38]。同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李达,邀请李达任自修大学学长,主持教务工作。李达任学长期间,开设马克思主义专题讲座,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曾讲授过《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39]。自修大学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着重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政治理论课程主要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40],以及在校刊《新时代》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课程教材,同时,还将《向导》《新青年》等刊物作为辅助读物。

自修大学创立以后,毛泽东有了更好的条件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他组织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真理,为中国革命培养了骨干人才。许多来自农村没有入学机会的青年,经过这所“平民主义的大学校”的培养教育,成为了具有渊博学识和组织才能的革命骨干。在长沙做泥木工的任树德,1920年加入湖南劳动会,1921年到船山学社修理木器时,结识了毛泽东。毛泽东主动和任树德拉家常,了解泥木工人的情况。毛泽东见他为人老实,对旧社会极为不满,就有心培养他入党。毛泽东详细地向他讲述革命理论,启发他的阶级觉悟。此后,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向他讲述革命理论。经过毛泽东的教育培养,并由毛泽东向党组织介绍,任树德很快就被接收入党。他是毛泽东在长沙泥木工人中培养的第一个党员,后来成为湖南早期工人党员之一,在领导泥木工人罢工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1]。毛泽东还经常利用冬夜围炉烤火和夏夜月下乘凉的机会,主动与学生们促膝长谈,潜移默化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许多青年学生通过自修大学的教育以及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夏明翰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经何叔衡介绍,夏明翰进入自修大学学习。在毛泽东等教员的影响下,夏明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大革命失败后,夏明翰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最终英勇就义。除了夏明翰,还有毛泽民、毛泽覃、罗学赞、夏曦、陈佑魁等一大批同志,他们日后都成为了进步的革命青年,许多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六、五四时期毛泽东青年工作实践的新时代价值

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引导青年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组织青年参加革命斗争实践,教育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骨干人才。毛泽东在五四期间教育、引导、组织青年的生动实践,对于当前做好党的青年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青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42]五四时期,毛泽东从一位寻求救国真理的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建青年革命团体,创办进步理论刊物,为青年推介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在青年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用先进的思想武装青年。广大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革命生涯。新时代加强党的青年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青年、教育青年,巩固广大青年接续奋斗的思想基础,凝聚广大青年奋力实现中国梦的青春力量。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青年毛泽东一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五四时期,毛泽东

组织革命青年同当时流行的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当前,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看法,有的甚至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这给我们党开展青年思想引领工作带来很坏的影响。新时代加强党的青年工作,必须引领青年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同各种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升青年的思想理论水平。五四时期,毛泽东就开始以学堂为革命理论教育基地,引导学生多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唤醒青年的革命意识。他善于利用图书馆,以图书馆为基地,向青年传播新文化和马列主义;他常深入学校,找青年谈话,召开座谈会,从思想、学习、工作方法等方面启发和教育青年^[43]。新时代做好党的青年工作,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走进青年、倾听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教育青年、引导青年,不断提升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注重培养青年骨干人才,发挥青年领袖的示范作用。五四时期的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青年领袖,他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领导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寻求救国真理,走上革命道路。在开展建团、建党工作时,他注重从革命团体中吸收先进青年入团,不仅注重培养青年学生骨干,而且还十分注意从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中吸收优秀青年,从而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骨干人才。新时代做好青年工作,必须注重培养一批又一批青年骨干人才,切实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 考 文 献]

- [1]斯 诺 萧 瑜 等《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12-313页。
- [2][5][25][26][27][34][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61、69-74、75-77、84、84-85、98页。
- [3][40]夏燕月《毛泽东在五四前后》,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171页。
- [4]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40页。
- [6][11][16]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传》(上),卿文辉 崔海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124、124、100页。
- [7][28][39]李 锐《毛泽东:峥嵘岁月(1893-1923)》,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410、423页。
- [8][10][23][24][31][43]郝幸艳《毛泽东与青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7-8、10、9、10、11-14页。
- [9]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汪 衡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 [12]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霍伟岸 刘 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
- [13][14][15][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26年6月-1920年11月)》,长沙: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271、356-359、429页。
- [17]张锦力《青年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页。
- [18][19]中国革命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7、417页。
- [20][21][22]彭 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571、580、603页。
- [29]《吴芳-华容县近现代人物专题》<http://ren.bytravel.cn/history/3/wufang.html>
- [30]薛世孝《毛泽东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载《焦作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 [33]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王应一 唐秀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 [35][36]高菊村 刘剩生等《青年毛泽东》,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222页。
- [37]阿兰·鲁林《毛泽东:雄关漫道》(上册) 毕 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 [41]吉 文《青年毛泽东与工人运动》,载《党史纵横》,1991年第6期。
- [42]《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责任编辑:韩永涛)